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雜文

銘一

白獸樽銘并序　田諫議

君好諫則直臣進而邪臣退君好諛則佞者安而忠者危柷佞忌忠魏足待亡邦之禍斥邪用直反掌有太平之期當晉壇承金武帝涖祚監往君之理亂詳前代之興亡思得嘉謨渴仲山而補袞願聞讜論慕人禹之拜言於是庭設酒樽樽施白獸戾獻替之士謇諤之臣將欲排金門扣玉階抗忠誠吐忠諫必得捉酒發而見志于旒冕以犯顏法膳夫之佐樽誘隋季之及雷且佩玦者知其有斷珥貂者表其外剛招虞人以弓則不來賜武夫以鉞則專殺皆用物以旌其意也飾外以知其內也所以虎者取其威猛以壯其心異無觸觲之懼酒者取其醇和俾悦其性以生欲心之謀所謂君誘臣之諫也臣合君之道也得符澤

山相感之理見天地交泰之必錫以爲感之以誠則施信之士來感之以恩則死節之士至感之以信則慷慨之士進感之以言則鯁介之士歸故成湯待士於總街齊桓錄言於寶法皆以降尊嚴而下卑賤示誠信而求討論豈以大臣困寵則惜言小臣怯威則懼諫苟汲善之誠未至好諫之志不專則上之過失或未聞下之精誠有未盡則面柔曰戚施口柔曰籧篨微我聰明擁我聽欲故君欲見獸樽在下則惕惕之志不得不警戒而守也且見獸樽在前則謇謇之心不得不憤悱而發此所謂挹之以忠言酌之以直諫味之以醇和之德器之以公共之道苟念終以如始慎末而固本則善旌諫鼓又何異焉夫諫在乎樽而用諫由乎君且目非以直言爲難而以君以從諫爲難從諫非難辨惑爲難其有豊珍厚貨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悅之者有姦色美詞以移君心君則離法而惘之者有盜媚近戚伊優相攀以惑君心君則離法而感之者是知執一御衆君之明

順諫如流君之道苟異於是樽畫虛設因名之云
白虎之象為樽之飾壯猛睥睨來其抗直犯顏斯置誠獻必深
上交違道下得觸犯君或拂諫目敢愛身君臣相磨上下交覩
尚志念理惟欲是從雖設斯樽適為虛器

折檻銘　　雷夏先生

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矣或以謂諫而必折彰忠欸也折而不理莅直臣也靜思厥由寔成未得任賢去邪之道何以莅其直臣哉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視模諸侯係之于縱斷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振兆民之領縣邪道若前旃進巧言如鞋纊瞭眸者目聾耳聵帝聽錮天下之良臣盈天下之諫曰元延永始之間災眚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譏帝乃尋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用其一言以為模範禹不能陳正道以御災祥戮佞臣而安宗社反以孚言命不詰惟為奏譏成帝先慮王氏益驕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

者哉卧吉則喜兆凶則悲此豈翊贊之道耶手皮覆士之機穽開欲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爲直臣身在下位睹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刃之危輕鴻毛之命昴革并傾宗社是圖請上方劍知不從也庶方一而得之斷佞臣矣折天子猶知失禮矣奠再三而誅之悟時君矣孝成雖嚮愍張禹之言不能戮安昌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忠讜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其骨鯁戴積本其始末見孝成之失未嘗不掩卷而歎息云折檻爲銘成於將來也銘曰

檻之既折明朱雲之忠節兮終不能折檻之不理見新室之亂起兮亦不能理雲以折檻爲忠帝以折檻爲恥忠而不用恥實自貽上方之劍匪而何施佞臣之頭惜而胡爲任賢有貳去邪有疑茲日離新室以盛漢室以衰禍實自取士其咎誰遺編嘉猷簡題可悲千古之下弔而爲銘

奥室銘　　　　　晏元獻公

予闢堂東隅有奥室焉介尋丈向介之間氣候不及人迹罕至隆暑者燠嚴冬甚溫且又前直廳事僻于一步明宵出處聽覽罔然無不適也無不宜也予安而樂之爲作銘曰

道之行乎此室也吾之讀書道之處乎此室也吾之田里于茲乎茲廬可以閱典籍可以教詩書于嗟乎由里可以育妻子駒終在茲悠悠我心

擊蛇笏銘　　　　　徂徠先生

天地至大有邪氣干於其間爲凶暴爲殘賊賊其肆行如天地卵育而覆焉獨邪也人生最靈或異類出於其表焉妖誕怪異端如人之斁傷之而莫窮也祥符年寧州天慶觀有蛇妖衆僉異郡刺史日兩至於其庭朝焉以爲龍舉州人內外遠近罔不駿奔於門以觀恭莊肅祗无敢忽者今龍圖侍御孔公時佐幕在是郡亦隨刺史於其庭公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

不以語予或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以手板擊其首遂斃于殿則
蛟虎異焉郡刺史暨州內外遠近庶民昭然若發蒙見青天覩
白日故不能擇其凶殘而成其妖惑易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公之謂乎夫天地間有純剛至正之氣或鍾於物或鍾於人人
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孤且億万世而長存在堯時為
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刃在齊在晉為董史筆在漢武
朝為東方朔戟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
韓愈論佛骨表祭鱷魚文為段太尉擊朱泚笏今為公擊妖笏
故佞人去邪德融少正卯戮孔法舉罪頭者正人懼群崔士齊
刑明距董偃折強禹功濟鼂漢室又佛老微聖德行鱷魚徙潮
患息朱泚傷唐朝振拄蛇死妖氣散噫天地鍾純剛至正之氣
在公之笏豈徒斃一蛇而已軒陛之下有罔上欺民先意順旨
者曰公以此笏指之廟堂之上有蔽賢害家惡逆亂紀者曰公
以此笏擊之朝廷之內有諛容佞色附邪背正者[illegible]此笏擊之

夫如是則軒陛之下不仁者去廟堂之上無姦言朝廷之內無佞人則笏之功也豈止在一笏也公以笏為任笏得公而用公夫為朝廷正人笏為公之良器敢稱諸士 公作笏銘曰

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盡物笏乃能受笏之為物純剛正直公惟正人公乃能得笏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靈氣未竭斯笏不折正道未亡斯笏不藏惟公寶之冽冽其光

四言銘

司馬溫公

聰明壯勇之謂才忠信孝友之謂行正直中和之謂德深遠高大之謂道

老翁井銘

老泉先生

丁酉歲余卜葬亡妻得武陽安鎮之山山之所從來甚高大壯偉其末分而為兩股回轉環抱有泉坌然出於兩山之間而北附右股之下畜為大井可以日飲百餘家卜者曰吉是在葬書為神之居蓋水之行常與山俱山止而泉冽則山之精氣勢力

自遠而至者皆會於此而不去是可以葬無害也已乃問泉旁之民皆曰是爲老翁井問其所以爲名之由曰往數十年山空月明天地開霽則常有老人蒼顏白髮偃息於泉上就之則隱而入於泉莫可見蓋其相傳以爲如此者久矣因作亭於其上又甃石以禦水潦之暴而往往優游其間酌泉以飲之以庶幾得見所謂老翁者以知其信否然余又閔其老於荒榛巖石之間千歲而莫知也今乃始遇我而得傳於無窮遂爲銘曰

山起東北翼爲南西涓涓斯泉坌溢以瀦斂以爲井可飲万夫汲者告我有叟於斯里無斯人將此謂誰山空歲寒或嘯而嬉更千万年自潔自好誰其知之乃訖遇我惟我與爾將遂不泯無溢無竭以永千祀

蓮華漏銘　東坡先生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

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壽而死簡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改作而請銘於軾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缾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羸縮使凡為吏者如缾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泯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三槐堂銘 并序

東坡先生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

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初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敬公

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六一泉銘 并序 東坡先生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

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洋溢甚甘而白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予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德威堂銘　　東坡先生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効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爲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押宴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及貫穿古今洽聞强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溪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用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孫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城歡呼之聲相屬乃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其世大成公在洛師嵩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顧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抵掌公門豈惟西河四方其訓之

漢鼎銘　東坡先生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凡夫死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

之角崗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絕周之祀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其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四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也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鼎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知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九成臺銘

東坡先生

韶州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為之銘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二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忘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其天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眾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儀鳳凰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建中靖國元年正月旦日

思無邪齋銘

東坡先生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

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圜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六祖卓錫泉銘　潁濱遺老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于山下今長老辯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衆嘆異之聞之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叩者雲湧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來則有窮初住南華衆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錫指石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盡其人乎辯來四年泉水洋洋其羨灌溉飲及牛羊

手不病沒有不病貧飽可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
詡于祖師其亦可哉

言銘　黃陵先生

昔余嘗有言矣而不知售言之難也及人有言於余而後知售言之難而余猶在小人也然人之言于余皆非甚過而余猶不能虛以容於不既況余毋寧責刺中人所甚病幸而及君子則余復何言不幸如余等小人則余之僕罪於人多矣作銘自誦且戒多言是可誦已且可戒已銘曰

子必於賢人乎於賢胡有言人之為言非子然人以為言胡得焉舍旃舍旃子以為言胡恤焉人不必賢於不必賢胡有言子以為言雖子哉子之為言胡得焉舍旃舍旃人之為言胡獲焉

顏樂亭銘　明道先生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其難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

周爰闢里爲顔舊址葺汚以潔井堙而浚鄉閭嵩嵩邦視我儀
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貴善誘發好以金
巷治以闢井洌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甚載戢盍卣顔樂
昔人有心于何予度千載之上顔惟孔學百世之下顔居孔作
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忘廢址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克己銘　伊川先生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爲町畦
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
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于天誰敢侮予方其未克窘我室廬
婦姑勃磎安取厥餘亡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方皆在我闥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痒疴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
顔何人哉晞之則是

陽武重修門銘　王學士元澤

熙寧三年四月李侯治陽武既久矣嚴政大修上下咸穆乃興斯役之當治者首縣縣門而新之民不知有役而工告畢於是侯為循吏矣天子明聖照知天下之能否至於幽荒遐阻莫之或遺而侯之在畿內如此吾疑侯且將見否又於茲世為之銘曰

惟前畿土有邑陽武百年之人今摧廢棟宇遺將惟無有賢戢甫斂而循之庶政具舉曰否不戢俾民昌瞻乃以其節弗亟弗淹重扉曉闢有堂而直莫有不來布令之德懸首感仰爍以莊傍既高且明令德是象他山之石爰伐爰刻有來繼侯視今之式

三扐閣銘

前谿先生

護天爲難限絕當路梯深方折下不見土趄趄敢前恐懼成步息雅易落風死不御嗟行之人寄命綫縷化生三易神在斤斧自岸中來自堂上去鳥有路背東焉風雨旁觀俯窺無有支柱龍門上過枯栢阻度然知此閣無所於取彼危繩窄初豈不慮方來繼之猶一旦暮始劃終然福禍同字三公五師三公五更文

知其人在何千萬古君示彼司勿廢規矩

今其其知其實稽于思費守一

書銘　　龜山先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八十三

雜文

銘二

掩關銘 并序　　淮海先生

元豐初舉進士不中退居高郵杜門却掃以詩書自娛乃作掩關之銘其辭曰

門有橫衡兮蹄踵聯世不我謀兮地自偏渾沌是師兮機械捐何以玩心兮有討論揮染方軸兮星宿懸口唫目玫兮游聖賢偶與意會兮欣忘餐植芳樹美兮亦既蕃枕櫌搏虎兮吏衆難自數不逆兮邀者樂寒民瘍蹶兮戒求全高明家室兮鬼欲喧速成亟壞兮理則然曼曼荆棘兮了造天剪采磨牙兮交術阡勿膺其求兮循深究權關自娛兮解憂患蔽數水飲兮親況歡優哉游哉兮聊永年

晦迹齋銘　　後山居士

昔之愿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辯其名學而積之問以發疑久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寧也有室豈是以勞之

玉磬銘　　王尚書子飛

臣竊惟神宗皇帝躬著睿聰明之德稽古創法取成于心備精也閏之間刻章百王之陋至於樂律雅其意焉元豐中詔內府良玉詔俾国工作編磬十六色椑圭璧聲諧咸洪列於宮垂以備雅樂皇帝即位之明年郊見上帝乃即圜丘設而奏之其音抑將清越以長出乎衆樂之上於以格天聽之崇高通百靈之肸蠁人神允懷莫不更懌大樂不作久矣在漢六世垂詔丁寧深悼廢缺追宣後騎偶獲古磬於墟為政皆泯默罔有建立夫治成則樂與功大則樂備尚元其德疇克擬議聖作明述實其難哉宋興百年海內又寧太平之功實大備於神考是惟作樂家成之時盡磬不用石聲清而難諧自商周之論樂必至磬而後成矧況幾獨運聖斷制作琢玉以振之超絕千古以彰聖明

之治則不世之偉功巍巍煌煌竦動瞻拜肆陛下駿惠前烈丕
揚顯設之震赫一時爲國寳器惟億万年永𣾰厥成且久沐眷
澤獲執翰墨覩曠古盛德事不能銘著厥美播傳無窮使盛疊
之微獨光簡冊且之罪也詎敢以樸拔淺陋不足自効爲解謹
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樂本出虛涌乎一氣播爲八物乃寓於器維磬之清資玉之粹
合以爲用其聲可貴爰粤千載雅奏斯廢聖不有作器焉能備
於皇神宗天縱大智逹樂之本閔音之敝陋彼聲石肄新厥政
乃眷内府襲藏美璞疇若予工考古追昔昆吾之銳錫貢之錯
戴攻戴治審中矩矱献成于庭物采華設羽籥崇牙二八儼列
有煥其容乎尹濯潔有鏘其鳴悠遠清越終焉條理衆樂應節
嚴祀郊廟會朝百辟喤喤金鍾六奏並擊神人以和祖考來格
万方諧偲協氣充塞惟樂之成形容盛德巍巍元豐百度允飭
磬以象治太平之極在昔虞舜循兹之道輿樂命夔鳴球是戛

穆穆天子通追烈考謂欽上帝修崇大報乃奏斯磬式昭達孝
繹若韶音德僾遐壽千百銘之万世是詔

企武閣銘　王臺先生

温江蘇國士企先於東郊別墅創為小閣前有脩竹後有流水
子名之曰企武而為之銘曰
淇水湯湯綠竹猗猗武公之德託興在茲圭璧之質琢磨成器
願子百年惟武是似

耘業齋銘　蘭陵孫公

臨川鄒氏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孜孜焉專求其
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為人嘗治一齋業書其間名之曰
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
故人孫其徵銘銘曰
我行其野原田膴膴逢夫生之化為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
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減裂報予鹵莽其所也

我有大澤聖王之田種德栽善豈曰無年大哉乎心不能以守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畀其端由孝非聖之書述揚淮墨卒歸于儒留之間之數華擷寶采采新田有菀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擬夏禹九鼎銘　横浦先生

聖人制作與造化同其妙豈私智淺識所能窺見哉夫世所常見君雖日月民不以為奇世所不見君雖豕羵民自以為怪昔大禹治水行九山涉九川窮幽極遠探奇披怪睹殊形異狀牛鬼蛇神可以驚世駭俗者衆也以謂方物之靈惟人為大故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且奢君顯制字而鬼哭以得其形則死以見其神也圖象在鼎其形已見矣其後能為邪其意欲使人自人神自神不相雜擾各得其所伊尹識之故替其德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善哉鑄鼎象物夫夏之為之銘曰

天地之中惟人為大人為神勝羣辟為臣元后聰明實人之靈制神與人不相侵凌乃鑄九鼎畫圖神姦殊形詭狀或作魑潛逃深居藪後其形民入山林无復魑魅若易之鼎卦畫至精昔徒觀美義其大哉調和四海以養聖賢神人並位爭有後先鳥獸蟲魚亦象微性至哉神禹孰此之令傳諸後世可尚者德嗟尒亦荊為周之賊王孫所對逆折姦心鼎有存沒德无古今咨尒後王无幻鬼神方懋厥德与禹同衜

用易堂銘　　西山先生

先君康節以孟子善用易其誦數句讀脩飾文義為區區學習學夫孟子死于四百余年未聞斯言也作用易堂為之銘曰

皇初生人其界甚遠類邪知庚發於狹淺日孟氏孝不名一善天地我尒闢闔幽顯万生所資其衜可見世固不識擬以為辯嗚呼大哉合易之变

曾省堂銘　　西山先生

吾讀孔氏遺書大學學記論致知格物之學蔑矣若可蔽以一言曰誠子曾子以之作曾省堂爲之銘曰

曾氏之學以誠爲質揆此三德是謂不欺故於其一有惟弗疑偽儒眩世乱以佞奇緣爲恭敬其中實非我銘斯堂維曾是師

起文堂銘　　西山先生

謂三代之文涉漢唐僅起者亦難自之人也至起於吾国中則自眉山蘇氏云雛邑郡傳爲其刑作起文堂銘曰

惟皇於文收之三古以委以興弗大其孚乃省眉山昌熾茲學降以畀人悉可其取挽季之邦以前文父震於大旌揚聲方展置之隝海魚龍掀舞隨彼下方返之帝所後有千祀外亦九土俟其後來嘗我能覩欲近不可此悲孰語尚識一鄉並起齊普

悅心堂銘　　篔山先生

予來通守清江有掑坐之堂其名悅心予忌而歎曰此孟子所謂礼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者耶登茲堂者誠不忘此

則安有徇利而傷義投身以敗名也哉因推廣其意而爲之銘
庶覽者易以知警焉銘曰

輕煖於躲肥甘於口而縛爲僕隸藏爲陷阱於其人視此何有
反徇彼好而喪其守與自其朝惟財是議圖厚肥家以悅口絆
世或謂賢專主以利相尚豈遂闓不能遐外以濟私內以禁非
心之所安乃獨不知及于顛沛自冥卒之孰云天君曾如是爲
况茲登堂沒惡宜悛嗟哉其名有揭在前居而弗思莫識其愆
我勒斯文百世之傳

育泉銘

觀堂先生

[illegible]國趙君善時兄弟實宴公事役者飛訴病遠汲於是時得泉東
岡之下觀者異焉去墓纔二十步始遜之沮洳榛莽間意而錯
之甃焉玉冽一聚言甘也明日以告余求名焉銘故爲銘其所
以欲得者用育名之而爲之銘銘曰
誰作斯泉于彼幽宮我儀育之占易之蒙方其在蒙育亦不然

剖土出玉世鄙謂時及其既出匪求來即我故以首之改三其德
清明在躬不營其司我告趙子以泉為師

誠齋銘　　同前

令狐生作齋曰誠謂余知道之在誠者為可以銘則亦為辭予
亦知生有意於誠可與銘也是為之銘銘曰
孰不師聖而以自賢究其所歸背越而燕夫豈不誠實誠使然
惟古謀人先事而計譬諸飲食視有生死以疾為聞以物為使
不識而納敗乃為辱又如動兵勝負秋毫謀而後戰一不戰而迯
孟荀申韓要一祖術或去或來為其所使惟道在誠惟誠在精
式序進之玩我此銘

放言齋銘　　同前

危言青要之上面折廷諍若成功是君堯舜不然其亦何益
故請狂病切議風波之後會會訛訛不吐而吞甚者信赫至於
見人則避乃似鼠子是以不如隱居放言与時相護不正不競

不蝕萬不磨雖然勿為處士之橫議詆世議而絕道根

好學齋銘　同前

太學其次好學其次強學其次不學惟下若食大庖羊脂鱐厭足飽滿捨手以從人或不知其以為好知曰四為三家者見舉瓘為韓其明巍巍或學以處哉罔而進人亦為積彼惡忘勞惟是好學之士乃從金出未見畔岸瀼瀼藝之肯不夜宜

誠齋銘　方舟先生

子思子誠明以二事為聖賢入道深淺之候學者豈可躐等如人飲食量口腹所受有不可強而誠之淺深見矣今狐大受以誠名齋屬吳及卿為之記資人李石作銘曰

彼孰為物孰肆孰形以彼孰為誠於身為是夫豈不知是有四體一指不伸毀衰形是中有誠孰肆則塞彼塞非物于以吾躬躬之所基求信孝友人且不疑日用引之豈無水旱日歲其有父母師保倚為輔作誠則歸此齋舉末高閭學之基甚歟之山丘何必讀書以身為學

自牧齋銘　　方舟先生

達上喻謙以謙名以為未足又以自牧名其讀書之室曰非敢踰取也於謙頗學焉李石喜其果於謙也為作詩銘曰

唯謙能尊唯卑能卑本自不尊爲卑之為兩學之初曰謙之本自之一身以執以爲鞠如彼牛羊勿佚勿遺爾學爾牧恐然來思汝今詎自驚焉乎四支罔股說食空閒渴飢曷不多飲爲其歲時是之既尊牧以自持未卑而牧謙則誰歟六畫之一謙學之辭

敬齋銘　　南軒先生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鎮豫章闢室於[illegible]之[illegible]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為之銘以贊其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万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然絲棼自昔先民脩已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illegible]一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

而實自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不以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其源有萌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正己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illegible][illegible]有差綏則于亶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訟同志

蒙齋銘　　　南軒先生

番陽余端禮家請予銘蒙齋至于再三予未有以言也日因有感于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万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象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達其行未達由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于以果行勉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illegible]已君子體之于以育德篤敬不偷靜存天則惟學于中本收立[illegible]敏訐

外達道收飭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自[illegible]
齋敢誠斯義惟書之難聲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illegible]
近尚其懋之

主一齋銘　南軒先生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爲銘以勉之人之心兮何危紛百慮走千岐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機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思惟勿替有斯

傳心閣銘　南軒先生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𡼖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于學之東北買書五千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置于其中使學者得以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爲之名曰傳心之閣而𡼖又以書請銘于廣漢張栻其切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以久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

誦六經至者其所得則不越於古訓文義之間而已若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求出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考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聖學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万目皆覩嗚呼盛矣其爲宗不敢嚮往而敢以建閣之意命名之說洗心拜手敘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衆有欲性情動物遷以流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循由學而聖可成繇秦暨漢遺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周子起千載孰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興學者傳不忘在茲惟二程子續緝其微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辨曰用者察不遺曰隱曰顯莫測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象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示後人

咨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爰求其傳于味長言于考其爲躬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躬矣循其至于求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艮齋銘　　南軒先生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昔者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曰

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万化之源人所同存莫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慮思躬以達之功成力到大然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既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其則匪他吾性之徳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嬰我小子懼弗克力

告爾同志以起以敬

克齋銘　南軒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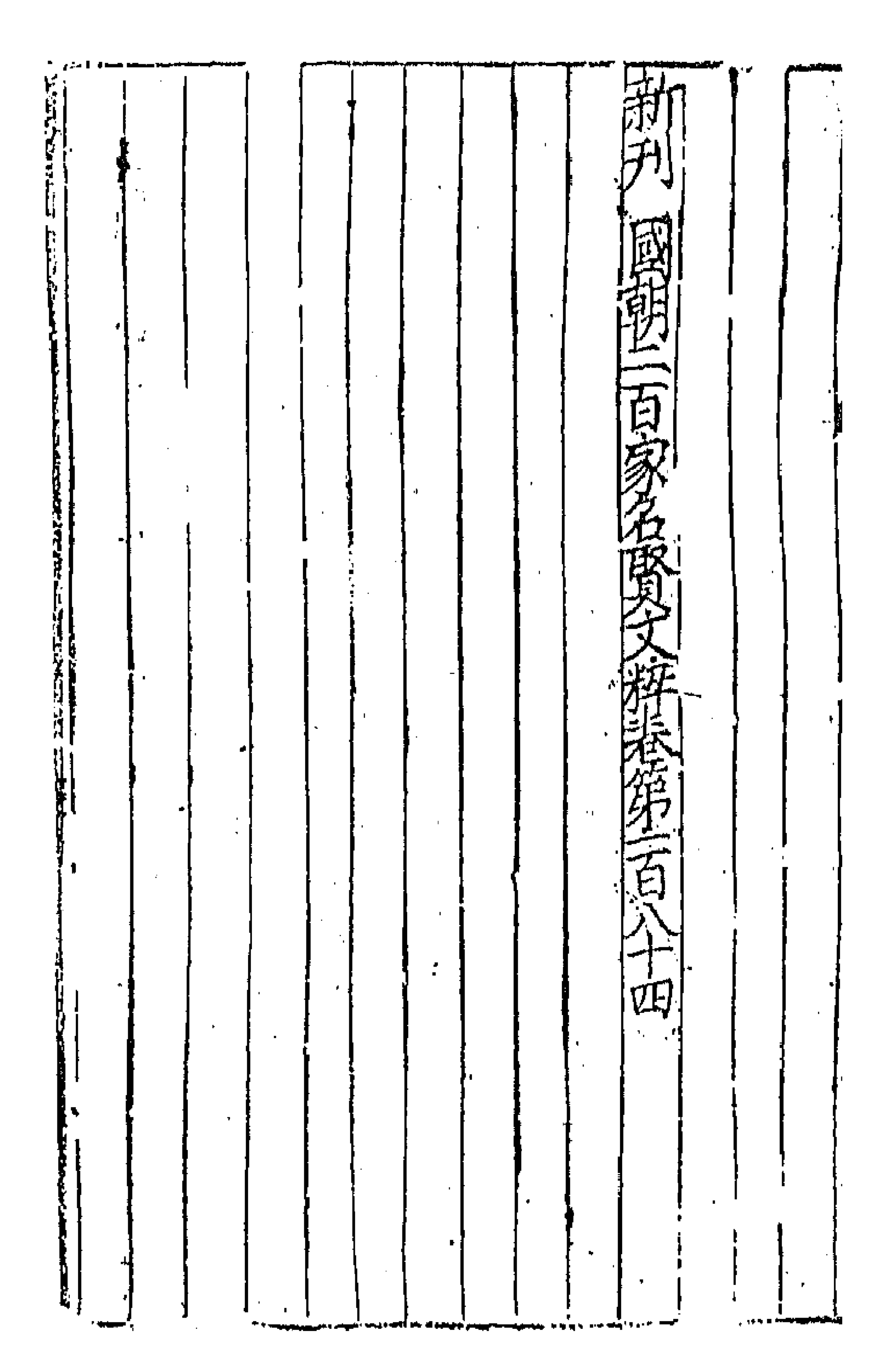
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揚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子雲蓋未知所以爲克者故其言迫切而不近廣漢張栻曰夫子所以告顏子乃終之之事學者必卓然有見而後可以用力於克也清江陳擇之燕居之齋曰克敢衍其義而爲之銘曰

惟人之生父乾母坤允受其中天命則存血氣之萌物欲斯誘日削月朘鮮能以救其營爲匪我之自營營四馳擾擾萬事聖有謨訓克己是宜其克伊何本乎致知其致伊何格物是期動靜以察晨夕以思良知固有匪緣事物卓然獨見我心則同物格知至乃理可窮請事克己日新其功莫險於人欲莫甚乎之莫危於人心我其安之我視我聽勿敵勿流我言我動具由是由涵濡泳游不競不絿允蹈厥則存息修逞矣既克日人而天悠久無疆匪然而然爲仁之功於斯其至我稽古人惟其端

顔氏於穆聖學貞有始終循循不舍與天同功請先致知以實
克己仁遠乎哉勉旃吾子

益齋銘并序　　沈內翰

閩中劉先生以易得名閩之言易者喜道之吾兄景陽侍於父
奉吏居建安三年益從劉游得要領能為人誦說既歸辟所
居為齋并書讀之取於其經而名曰益顧來過且為我識之
邁未嘗為易不能言而吾兄之旨不可推則為銘曰
左詩右書紏華醲腴景陽之居嗜書如飢敢過如食景陽之益
屢輔詷輔之屢甘說嚴其濡容齋之箸維以數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四

雜文

箴一

五箴 并序

河東先生

柳子厚志乎古人異乎時俗之所聞見欲明其道也今皆忽焉作晦箴柳子每作事慮其不思而有所失作思箴柳子言居者以居於世也病乎人有同其事而異其心也同者即與居之異者即與去之作是箴柳子病淺無淵大之德使入目而見之輙而習之卒成小人也君子之棄耳作淺箴柳子好直人有過者以直言攻之使易其不善而格於害殺不克從反謂狂野懼以直得辱作直箴其大意復言於後存

晦箴

道之明有時而晦道之晦有時而明維晦維明與世謙盈明不可苟晦不可捨苟之則妄作乎中捨之則患生其下故聖人有

去用行捨藏者惟我與致也

思箴

動靜以順思而為正苟若不思汝所以病汝謹其心庶事咸欽出之與處必思其故默之與語勿使於誤幾思於密所發不失行思於脩惟汝之休道思於勤始德之鄰思執其志思端其容思而思以君子之風

居箴

不我之徒何所與居小人為誠同利異謀異謀之大彼相賊害雖與弟兄亦偽其情能人其面能獸其心凡若是也我懼乃深不與汝處不與汝語

淺箴

山之淺松柏不茂焉水之淺蛟龍不生焉世之淺忠良不輔焉人之淺道德不存焉彼之若是我所以棄

直箴

天子有言直近于仁以直化衆先直其身排斥皆使是非歸真直而不剛汝愛以去小人不知反以為狂譽言成市嫁惡其良於是小人子必甚傷得直而直斯直孔碩直之在曲斯直反辱為直之義哉若厥理

後序

知機而不能變不神也有患而不能遠于己其為愚不肖也甚矣聖人所重者機見于未兆患窒于未亂終百世而若天命也胡去哉余自謂得聖人之道游於昤域之中雖未列軒雄之間亦與世異尚也身遠于位言之民未信也化之民莫從也擿陁于鄉之中鄉之無貴賤耋老童稚之輩咸鄙我以小之違之歸于他邑又不可也太夫人老而疾家貧不足給其盤更世無孔子之徒吾何坦然安于是哉日慮禍傾于身遂反而求之得五箴以自規焉

三不欺箴并序

張忠定公

君臣人之綱也仁義人之宅也是以緣情制禮因事立法此
膺古聖賢宅人之典也故立法不易者爲經利事可師者爲
儒此文垂訓示人之深旨也若子產之明子賤之恕西門生
之猛昔宗至仁義合附民欲三之不欺于斯傳矣其心受仁
義力趣聖域常謂誠不至而師古者哀也誠至而事異者泥
也未若轉諸道求諸心行之不回久而必至窗仕已來求達
弥篤三之不欺獨因心出上不敢欺君下不敢欺民中不敢
欺心書之罐誠用以自勗豈古人之所未知將後生之所爲
妄也乃爲箴曰

古三不欺恕猛以明休民爲宅與立作程今三不欺君民心兮
誠人所及胡用言之克欲自剌敢爲身規君道湛然臣道乾乾
諷君私已是謂欺天民生蚩蚩惟賢是資欺狂以勢仁者不爲
心爲道源執之誠難利亦易誘私亦易干一失其正名辱身殘
惟恭惟懼心爲是刑庶幾茲出無羞厥官

懼箴并序

余幼荷父母之訓長師聖人之道必紀必信用慶於心年甫弱冠始接人事事多不如人雖有通者豈為善之未至耶將亦不知乎變耶退而省己作懼箴以自勗

口乃禍府又為福媒失莫復合口宜慎關導我之得兮又綸然而去絲然而來誘我之失也鍔若破缶駸如驚獸蓋淺狹以自播豈衆民之喧逐苟非洪度以內觀兮如乳兒之抵虎他人何由其至哀不切懼惕徒飛嫌猜其敗己也又何尤哉

褊箴并序　張定公

褊之於名不通也內德既褊而君子之道何由以通吳偏子作箴欲自繩云

百行同轍一褊則缺褊以敗德為主患之大若有數万緣交奔有逆有設孰謙為都廓礼為府褊既不生患將焉舉入則有親出則有君為政在值凝如北辰奉親或褊子道是淪事君或褊

臣節不伸臨政或偏於害下民匪惟害民抑亦毀身存忠積僵
久然而真又嗟古人忠於爲臣必諫正諫暗投於君不自蘊遏
迷禍殃身是以屈原流於湘濱德與行先昭如戴天雋行不發
嗟爲貞賢或道隨俗變心爲利遷存身敗教偏小人爲商韓之
革充其宜然人生祿祿人心反覆猜人不持道於窮谷智困於
偏仁困不足伊余小人生三十春盡力聖教窮苟古人道豈易
荷任將難馴諒茲生之何去獨箴偏於其身

相箴并序　　田諫議

智周萬物曰聖道濟萬民曰賢聖乃君德也賢亦君德也然
天無二日土無二主故聖人立則賢者事之賢者立則聖人
事之周公相成王乃以聖事賢者也仲虺相成湯乃以賢事
聖者也舜禹在十六相之間即以聖事聖者也高宗命相稱
曰若金用汝爲礪若旱用汝爲霖若和羹用汝爲鹽梅若濟川
用汝爲舟楫此得命相之大旨也昔管仲相桓公也以隰朋

善擯贊之礼請立為司賓以甯戚能務穡之政請立為司田以賓胥無明於刑法請立為大理以王子城父請於戰陳請立為大司馬以東郭牙忠鯁讜直請立為大諫凡曰君欲理國強兵則五子在焉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此乃得為相之大體也是知宰相所居者國之大位所務者國之大事所要者國之大難所理者國之大柄目職如網罟也群官若襟袂也提綱則細罟不紊舉領則襟袂自整所謂聖霸王之器授於聖君之主也故陳平不言細務邴吉恥按小吏所以府撫於閤門不施閣宗為邦國大同也不於衆務之有偏也許拘閣以白事呼宜祿以立聞是表宰相之貴異於具寮之貴也宰相之職一於帝王之職也君在座見宰相則起贊拜者揖而告之君在車見宰相則下贊礼者道而告之故伊尹謂之阿衡呂望謂之尚父聖人所以隆其礼若是也貴其寄亦然也所任非輕所責亦重若天地有大變邦國有大災則引名

責躬謝務免職天下知其隆貴而不知其憂勞及其陶鎔而
不知其功業五帝之時人諱事約故宰相得致其理三季而
下俗薄文勝故宰相尤勞其精昔玄宗用姚崇宋璟則開元
之初天下康濟用林甫國忠則天寶之末海內亂豈獨臣
之過也抑亦君心之大也當憂勤之時則逆耳犯顏之臣謂
之虛益而聽納也及安逸之後則苦口沃心之諫謂之狂妄
而厭聞也豈徒然哉昔魏徵相太宗也以抗直克保其終寵
宗之用李絳也以剛正不得其死蓋君臣之際李適方深則
讒謗生焉禍難起焉讒言不行則匕首竊發豈唯王直忌於
衆自抑亦富貴搖於人心王涯遂死於疑忌賈餗亦逢於刺
客是知為相不易為君亦難不惑讒疑君之難也不事富貴
相之不易也德宗勤儉之令主也惑於讒疑暨望才略之賢
相也溺於富貴故宰相所先者才略所重者識量劉鄴求克
乎內難唐休璟善料邊功乃才略者也張九齡請誅祿山要

師德然後為仁保乃識量者也有量則深沉而難測有識則鑒
逮於先見使玄宗用九齡之言則祿山之亂不生矣使天后
不言師德之薦則仁傑之明不知矣夫俾人選善遠惡而不
自覺者禮也致君去危就安而不自恃者賢相也蓋弭亂於
未形御理於未兆尋常但受其節制萬機莫測於運用也貴
閤之下敢獻箴曰
惟天有斗斡運化機日月五緯陰陽四時斗柄所指隨其推移
惟君有相調爕天下朝廷百揆天地萬化政柄所指隨其強覇
一國具瞻三台之象所務才略所先識量量若不寬不能容衆
識若不明不堪大用才若不長不堪任重智若不深不謀公共
識量才智為相之器禮樂征伐為相之繼按斷理人利器掌君
獻替謝弼啓沃經綸乃成大業乃集大勳堯得元凱垂衣而理
湯得伊仲順人而起漢得良平亂略乃弭唐得房魏王道如砥
君之股肱祿既厚焉君之耳目責亦極焉祿厚驕生責極忘還

延蹈詢上林甫居[illegible]寵言用弄權眾私位卑不敢抗言百官[illegible]隨[illegible]肯[illegible]順以矣便亡忽然性習相近始終勿渝遂賢為黨異道則不孤至公為任身則无虞民既富壽物亦昭蘇往往不安敢告侯夫

將箴 并序　　田詠議

聖人能御將良將能御兵御得其道則遐壽料敵留侯運籌知彼我勝敗如觀掌上王翦攻於荆士非六十萬不足與敵晉宣圖於壽春非二百日不足用兵其籌料本末若是之審也然而有謀而遲緩者將之病也有謀而心速者將之病也故軍志曰智而心怯可窘也急而心速可久也有驟勝則驕不可不戒也有驟勝則怠不可不備也項梁敗於定陶驟勝而驕者也庸人敗於臨邑驟勝而怠者也能理其偏材知其所病戒其驕怠是謂知於為將也伊君呂望王者之將也鄉殿管仲霸主之將也之將也其材不同同歸

于料敵其功不同同歸於用謀謀既素定戰無不克故武侯以綸巾羽扇指麾三軍羊祜以輕裘緩帶撫接萬旅斯安矣合淝之勝料其春自若宋武知汾水之宜封函預言其何然哉蓋前料無失而理當必捷者也雖太公五帝有武備而無所用是謂善師不陣者也湯武之舉是謂善陣不戰者也桓文之舉是謂善戰不敗者也錫以爲衛理於未亂即善師不陣者也制勝於未戰即善陣不戰者也得機於一時則善戰不敗者也又何必桓文之師不及湯武之舉乎湯武之舉不及五帝之有備乎韓信以天書定燕亦善師不戰者也穆子以全城克敵亦善陣不戰者也但將察機在目料敵在心自嚴將軍之令不受天子之詔爲將之道盡矣嗚呼機者難得而易失功者難成而易敗不可以圖富貴而欲爲將也不可以愛威嚴而欲爲將也有全材受君之命可也無全材辭君之命可也不可以已之好尚而欲陷民於鋒刃三軍之起千里趍

戰一國養戰萬民宜既究應機之速破敵之急血膏野草尸擁流水而將帥自以為功名以為富貴以為嚴威以為便利可不惻隱乎可不咨嗟乎况勝不可保未絕敢於冒渡衆不可恃焉服從於長乎皆圖功貪名之過促刑亂變民之心加有私忿謀逆者有幸亂而叛者如漢之黥布韓王信即私忿謀逆之人也晉之王敦桓玄即幸亂以叛之人也輕士卒之死命為營欲之保是可不為傷心哉且周之饑也伐商而存豐衛之旱也伐邢而降雨豈徒順於人欲抑亦合於天意是謂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乎欲期將帥之良先本仁信之用故作箴曰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國有外患君先擇帥受脤於廟授鉞於次鑿門而出建牙指敵一國所仰三軍以律苟非將材必自敗績先以仁信次以智勇勇則三軍增氣智則謀慮必中信則賞罰無僭仁則甘苦必共智貴未明仁勇或虧難保強勝必致傾危

天之雷霆鼓萬物爲威國之征討用兵爲辭晉文伐原以信爲機漢祖約法以仁爲機羊祜近矣以禮爲機韓信龍燕以智爲機呂蒙得羽以恩爲機合是若符契不差毫釐叛者伐之服者捨之亂者平之兇者戮之諸部有時不可常施殘忍非仁不可念茲有違斯理是奉其私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五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八十六

雜文

箴二

勇箴　司馬温公

何爲而正至誠則正何爲而勇蹈正則勇孟賁之材心動則回臨義不疑嗚呼固哉

逸箴　司馬温公

百仞之木生於秋毫德隳於惰名立於勞宴安之娛鄭乎一晝德著名成億年不朽可貪非道可愛非時沒世無稱君子恥之昔在周公作爲無逸大聖猶然況非其匹

友箴　司馬温公

余何游乎余將遊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衆人之場聞善而遷有過而改

命箴　李直講

宜失而失斯之謂正宜得而失斯之謂命身之不脩責命可乎護爾攸趨惟道之圖命之不諧躁乎動哉慎爾食息躁爾之賊得人不言吾道孰排戒之否之繫我之願言不以道辛其哀已食而捉尾彼獸之恥非道而哀尚羞恥之努其無益祇辱奚爲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先迷無悔今是猶及早詩夜書以遊以娛戒之勿渝天其啓諸

東交門箴

荊川居士

漢武帝爲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方朔方朔以爲董偃有死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引偃從東司馬門更其名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識者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民實驅之道之以正民猶陷中唱之以淫禮志所從帝子營陶在齊文妻列董外戚王國紀常既不能戮反以爲好爲好子宴宣室是儆偉彼自謝辭哉趙陛戟奮是效剛而有理改路撤戲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

維湣維戚禮法遂忘延及齊民惟上所使吾在季孫賞盜以邑
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正宮燕人是納貽示來世有慚斯闕
蕢也揚觶杜舉得名殿楹勿翦直臣是進人孰無過過而勿貳
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視聽言動四箴 并序 伊川先生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
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
膺而勿失也因以箴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
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彞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

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廣游箴 并序　　王堇臺先生

予嘗讀韓退之五箴而以游為首信乎遊之為害也方是時愈生四十八年文章道德昭昭著人耳目矣猶自謂不至君子而卒為小人況方進修而終日游而不知省豈獨小人哉雖土木偶人不若也因作廣游箴兼敗之

我思古人伊韓退之四十有八令名已彰自訟其愆謂德而明[illegible]

猶曰無知小人之歸況汝愚魯才未追古年已踰冠氏豈昧先覩
終日安坐竟亦何補豈止小人特木與土農夫力田乃獲有秋
耕而莽鹵莽鹵亦刈業精于勤中性易流學問無他放心知求
人誰無過貴能必改過而文之其過也大今汝已往當思勿怠
汝如不知有此箴在

勸學箴　　石月先生

壯而不學莫知其博老而不學莫見其終嗚呼生乎由是死乎
由是孰謂壯而老可以一日而不學

仁義箴　　石月先生

仁者天下之廣居義者天下之正途吾非仁其何居吾非義其
何趨嗚呼仁義豈適爲吾之蘧廬

主一箴　　南軒先生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
要乎此因爲箴書尊坐者且以諗同志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
動而無節生道或熄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
曷為其奇妙在主一曷惟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
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于極
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南軒先生

先君晚歲嘗大書品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无益之事
勿為無益之文勿觀无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先君既沒
之九年則以請于某曰伏自惟念夙懼无以承先君之志既以
四益名堂願兄進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
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為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闢過以啟閑害以袪匪是之闢則為无益
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
朝夕之間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為君子嗜欲之動則亂于為

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踰其工寢復遊泳深
異說害道我則弗適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亂論俚辭
當絕于前勿亂于思潜心聖賢傳及載籍聞見之多一必盈德
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擇以押以比以順而同
德惟日喪友亦曷緊以輸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六箴 并序　　万舟先生

六箴者詩人致美於君以弗忘歸之於正也頌不及而諷有
餘故為箴警惟皇上探賾無為執機獨運咸五登三衆美
備矣方將迎睨自天述成基命曰時箴恢復形勝神武退藏
曰勢箴風俗攸繫言校為急曰士箴儲材待用以稽德業曰
吏箴邦本滋殖果於自治曰民箴富藏于國兵息于農曰賦
箴六者皆宸慮所及天道民行智十朋而弗遺策方全而有
用猶且聰明下逮巨細兼收臣欲有言諒云贅矣請念臣向
者俗貞學省綴緝舊聞乃其職事也僻荒遠納之無事日與

由夫野老歌詠於部屋之委昭鼓舞於謳謠有天倣然意
領瀹然神悟思有所寫故於吾君者傳曰工誦箴文與工等
投兩拾背於之微忠逋芻蕘而並錄伏惟寬其斧鉞之誅箴
斷為六篇篇無定句各係以本意凡計八百八十言目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時箴

仰觀於天唯天為時時天之心有要不為不為適其可為雷厲風馳
否則不可玩謀息機優而乘之靜以坐持所持謂何靜為動基
如衣之領如綱之維補天之劇理民之瘝猛非不搏畜而用威
鷙非不擊斂而欲飛文武父子同兵異師匪後匪先商人是冀
惟天生時惟聖是依取乱以正乎歌戈危式龍天度可速可遲
俾皇斯乘以待其時稔惡而貫其天實者覓之我壽我疆天俾思之

勢箴

一極雖分有勢維地蓋取諸坤曰順為利不順以逆雖勢何

土圭中則禮樂所治有嚴關中得百之二以地爲安誰謂則不實
或南或北索虜島夷抗拒則天塹齊則鐵壁梁爲蜀障淮則吳敵
大江首尾可航一葦皇皇駿奔一心勿貳有窮南巡岳收領琉
扃爲三苗洞庭彭蠡我夫其文必有武備王謝諸人以兵爲戲
阿堅百萬潰爲灰類五湖七國餘分閏位處劉項細不淆則僞
我皇我家天覆一視匪勢之強守以仁義

士箴

於鑠皇哉得士則重士重匪輕精以致用闢之自天維卜維夢
外徼數路流入滋究弗如以學三代公共士豈不善學善之徼
有一不學覆餗猶棟三綱絕維五常弛紀是故學校聲言彼善種
種無不生深厥培壅維國畢聖聖治有統文章堯舜性命周孔
所責於士金玉藏屢我周非泰不辱不寵美政美俗豈惟絃誦
歸其侵彊俎豆之勇吠則非麟鬪則非鳳穆然心化學以風動

吏箴

天道貴誠人道貴守以推其誠精在反歸餘歲閏與天先後
三載之績進德乃授雖癖亦試風雨不苟爾屏居徐嚮亦賜
視吏如傳有笭疾走捷於論叙三接一書重內輕分誰去誰取
嗟嗟彼才迎賈速售旣辟威福乾符在手思皇能官昌嶽無
有平維衡有奸維上用井可擬儀刑乃有崇之秀嶽坍之培塿
外之高明況之側陋請稽成憲資吾奇偶敢告司銓遐邇兩右

民箴

維國畏民瞰明自天民有喜怒天實使然皇王御民懔懔水淵
我民天民覆其天全兵念爾力役念爾困窮網爾除橫賦爾蠲
閔嗟爾餘先民有言暴求安集惠彼姻亘一夫不被伊尹之賢
有牧有宰況乃目千苴我大工次爾民編民繳責科天怨自旋
善人即戎則以七年生聚教訓待其息恙有愷悌父母民政所先
弗辭仁壽本本元元

職箴

民惟厥初自食其力十而取一繄聖人德田野原隰山林川澤
生之者衆用之不棘我衣誰衣誰其蠶織我食誰食務農稼穡
肉則為麂心則為蟊日浚月會誰適供億公金非私有求無得
小國争承子產其職班財司我豈不艱艱修其主賦莫實務司
惟皇之郡天邑翼翼其勤則乘躍儉則能克漢文儉身衛菲食
我兵不飢我民日息民之困窮為國封植孰有取予道者亟
出納之吝天子是式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八十六